

一二、一慘案實錄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點鐘的時候，雲大方面有武裝的雜色軍人帶着木棍扁担闖進門，把門口新墻毀壞，標語撕去，打爛了窗棂和桌椅等物，並進打同學，當時就有多人受傷，又高呼「衝上去」，但軍隊在院太高個呼噓而去。這時院大方面得到消息，罷委會立刻通知同學，作緊急戒備，不一會在聯大門口就發現了有兩三個掛着信筒的兵士，軍隊。隨即有佩帶「軍官總隊」符號的軍人百餘人和一些穿黃軍服的特種人物到場，揚言要看帳，不聽勸阻，而進院內，立即以木棍石塊（有師院同學親眼看見，他們事先在鳳鳴街時，即收集石塊，可知其為蓄意行兇，決非「誤會」）毆打同學與校警，當經同學勸阻，並將闖進校內之十餘人推出校外，緊閉門，而校外兵士即紛紛以石塊木片向內投擲。後經在校外同學報告：該隊兵士由隊長以口哨指揮，衝破門三處，雖經校內同學竭力抵禦，但校門被毀，隨即衝進兵數人以木棍毆打同學；幸聯大同學奮勇反抗，卒將二人送出門外，捕獲一人（名崔俊傑符號連字第一〇二五號，自稱屬於上聯軍政部軍官總隊），終於守住門。此時聯大同學在內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同時有男女同學向牆外解釋，而牆外磚瓦投擲更急，上棟同學均被迫退下。同時，該隊士兵竟投擲手榴彈，南菁中隊教員于再上前勸阻，被炸傷頭部，送院後於晚間逝世。經數次攻門不果，該軍乃由隊長出面交涉，而聯大同學向外解釋時，竟遭毒打，當場受傷同學十餘人（劉杰、魏立中、張碧平、向大甘、竊紀行、張驥元、吳達志、陳琪、何惠衆、黃其道等同學）同時由南菁出來勸阻之查復禮教授夫婦，亦遭毆擊，經數次折衝聯大同學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主張，該隊兵士乃悻悻而去。

在十一時左右，有四五十人着便衣，着軍服由三青團雲南支團部秘書兼宣傳股股長周紳率領進行闖入龍翔街聯大師範學院，至飯廳前院中開槍並投擲手榴彈一枚，未傷人。師院同學猝不及防，推開窗戶

二

進入隔壁昆華工校，與工校同學聯合後由窗戶反攻將該特務與武裝兵士等逃出大門，不料彼等又將門打破，即從門隙中投進手榴彈兩枚，當場有同學多人中彈倒地，其餘同學即退守二門。該兇手等闖入大門後，即以木棍毒打受，同學而被重傷之最大女同學潘琰，被以石塊猛擊，同學前去救護時，潘琰尙微弱的喊：「同學們，團結呀！」昆工十七歲的同學張華昌頭部重傷。特務等見重傷倒地同學多人，血流滿地，方場早而去，事後記者聞聲往訪時，見大門內樹下有血跡一大灘，並有行兇木棍一根，上染鮮紅血跡，一進門即有鮮紅血液兩大灘，破碎紙張木棍到處均是。院中許多女同學均掩面哭泣，空氣異常沉痛，校門外市民聚集，到處是「還是什麼世界」之聲。

師院受，同學隨即由聯大同學及雲大醫學院聞警趕來之男女同學，以帆布牀抬至雲大醫院求治，將受傷同學安置後，同學退出醫院，又爲方自聯大退出之大隊兵士包圍，搶奪鋼筆手鐲及學生證，並施毒打，當場即有聯大同學高金堂受重傷，又女護士馬評成上前勸阻亦遭毆擊。

同時十二時左右又有便衣暴徒五六十人闖入錢局街聯大附中任意毆，又下午二時許有蒼灰色制服兵士及化裝特務六七十人，由一穿西服者指揮攻擊拓東路聯大工學院宿舍，因大門關閉，不能衝入，乃搗毀進西會館，將標語撕去，大寫「打倒共產黨走狗」等無恥謾罵標語，復闖入工院救職員宿舍，任意搗毀，教授的大先生出外阻止，亦遭毒打，宿舍什物被搗毀，槍劫無遺。

同時南英中學亦於二時許有兵士一百左右意圖衝入，經勸阻後方悻悻而去。

下午三時許，記者等赴雲大醫院探詢，先至女同學潘琰病室。潘同學腹部中一彈片，腹部亦傷三處，手指已被彈片削去，臥行軍床上，臉色慘白，呼吸不絕，已不能回答我們的慰問，爲攝形後轉入旁室昆工同學張華昌病室，張同學之彈片穿入腦中前部血肉模糊，醫生手上拿著一支盛有淡紅液體的玻璃管，說着他的腦漿血液混在一起，業已無救，照料他的同學苦哀泣求，乃轉送甘美醫院，卒於下午五時，在甘美

醫院逝世。昆工同學因奮勇援救聯大醫院同學，慘遭犧牲，對於此種崇高情誼，已無法言謝！李魯運同學業已於抬院途中傷重逝世，記者往探屍體，臉上蒙着一張小手帕，揚起來一看，滿臉血漿已經紫結，面側向左，右耳盛滿血液，紅色上浮着白色腦漿，彈片就是從此穿入的；眼睛還睜着，他還沒有瞑目啊！高金堂同學是拾着去而在醫門外被敵重傷留院。院裏護士馬靜成小姐，因為看見不平上前勸解也被石塊打破了頭，我們向她致無限敬意。于再先生係南菁教師，已於當晚逝世。許肇甫先生以校外人士也連累受傷，更使我們難過。

李魯運同學的遺體於五時後暮色蒼茫中經同學抬回校內，女同學潘琰於五時半在莫大醫院不治而逝，遺體亦經抬回。潘李兩同學遺體置於聯大圖書館閱覽室中。淡淡的燈光，顯得更麼淒清，同學們圍在他們身邊，哀痛欲絕。幾位女同學悲聲哭泣，死者睜大了眼睛躺在帆布床上。往日他們在這裏用功讀書，現在他們毫無氣息的躺在這裏。這裏是靜穆的，可是這聲傳遍了學校裏，眼淚已在每個人的眼上，怒火燃燒在每個人的心裏。

潘琰 于再
李魯運 張華昌

死難四烈士入殮典禮記

「一二·一」這五四以來最偉大的紀念日，是南菁中學老師于再先生，昆華工校張華昌同學，及聯大潘琰同學，李魯運同學，與昆明市各學校受傷同學的鮮紅的血所書寫出來的。

今天（一二·一）四烈士的遺體，安詳地躺在聯大大圖書館內，自中以後，各大中學校教授教師同學及社會各界人士與四烈士的親友家屬，即擁塞在聯大門口前，個個憑學生證或其他證明物件，佩上青紗

後，由大門上的小門進入校內，這直貫的隊伍，直到下午五時尙未間斷。

進入校內的人們，多在門內解囊捐款（四小時中即達一百廿餘萬元）後即往圖書館內瞻仰四烈士遺容。

圖書館的門首，當天貼着一張標語是：「你要道歉嗎？你問已死的同學吧！他們答應你，我們也答應你！」兩旁貼着「反內戰」壁報上追念死者專號及增刊，每一個字都充滿悲憤，和復仇的烈火。人們在這些血淚凝成的字每中間穿流着。

館內無一刻不站滿熱淚盈眶的人們，有青年學生，有教授教師，有老太太，有軍官，團團繞着靜聽在花園叢中的身覆國旗的四戰士，很多人在拍照，四戰士的親友分別照護着遺體，好像是小心翼翼地看護一個病的孩子。張蔭昌的父親入夢似的坐在遺體旁邊。大家都哽着喉嚨，生怕啜泣的聲音會驚醒他們。

有的人瀏覽着周圍粘貼着的輓詞圖畫以及大屠殺紀實的消息。有一個軍官忍不住唸出來：「你們沒有死，你們將活在千千萬萬人心裏，活在永恆的歷史裏……」他放聲哭出來了，立刻聲震捐箱一萬七千元支持反內戰運動。

圖書館門前的升旗台上，搭了一座臨時時的祭壇，旗桿上升着半旗。壇的兩邊陳着四具黃紅色的棺木。發工忙着入殮的事物。四大幅遺像，祭文，輓歌等分列在壇的兩邊，草坪上的人們，在輕唱哀鳴的歌。

下午三時，天上遍布着愁雲，一陣風捲起塵沙，天氣突然變冷了，入殮典禮在沈痛靜穆的空氣中開始。首由司儀人領導入儀，聯大葉代常委企鵝主祭，男同學代表，女同學代表，昆工代表。首等代表陪祭，張蔭昌同學的父母親呆呆的坐在板凳上，周圍靜靜站着約萬人。鳴禮炮後，四戰士遺體一個個的從圖書館內抬出入殮，第一個抬出潘小姐的遺物（她的遺體要火葬）殮入棺木後，幾個女同學放聲痛哭，立不住了。當由抽咽着的女同學扶入圖書館內，第二個抬出于再先生，他的鼻孔內塞着兩團棉花，第三個抬出李魯

連同學，鼻孔內血流未止，床上積血一灘，尙未凝結。將入棺時，一女同學暈倒在地。最後張誦昌同學出館時，張母放聲痛哭，由二女同學扶着，走向棺前，悲痛欲絕，全場一片哭聲，頑石也爲之流淚。殮畢，即由司儀者率主祭陪祭進禮容，然後遣香蓋棺，主祭人欲言無語，而停止致詞，聯大代表更咽着勉強說了幾句話，說出每個心裏的聲音。是的，他們沒有死，他們活在千千萬萬人心裏，活在永恆的歷史裏，他們爲後死者開闢了鬥爭的大道。最後代表與祭的人在死者面前發誓：「我們不備哀悼，我們誓死爲爭取民主自由奮鬥到底，我們要復仇，爲千千萬萬無辜的被法西斯匪徒殘害的人們復仇！我們踏着死者的血跡前進，絕不退後一步……。」

悲痛緊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連輓歌，也唱不出了。每個人都垂着頭，在凜冽的寒風裏，拖着沉重的腳步，帶着復仇的心散會。

「一二·一」這慘痛而偉大的日子，永刻在每一個青年的心版上。

「一二，一」死難四烈士輓歌

A小調
沉痛地

3-3 3-· 3-3 | 4-27 1-6 3-· | 3-3 |
千 萬 人 含 着 辛 酸 的 眼 淚 千 萬

3-· 4-21 3-33 4-5 | 2-· | 6-6 | 6-· |
人 燃 燒 着 忿 怒 的 烈 火 千 萬 人

6-6 6-11 7-· 1-1 | 7-· | 3-5 | 7-1 |
舉 起 反 抗 的 手 千 萬 人 (的) 熱 血 已 奔

6-· | f 6# 5 6 110 1 7 1 2 2 0 3-4 | 3-· |
騰 為 反 對 內 戰 為 爭 取 民 主 自 由

3-4 | 3-· | 3-33 4-4 6-6 | 1-7 6-· |
一 二，一 你 們 被 屠 夫 民 賊 兇 殺 了
(獨白：四烈士受難情形)

1-7 6-· 1-· | 7-1 2-· 2-· | 2-· |
安 眠 吧 親 愛 的 同 志 英

1-2 3-· 3-· 3-33 6 4-4 6 | 6-6 | 1-1 |
勇 的 戰 士 你 們 的 血 要 開 出 民 主

7-67 3-· 3-· | 3-57 6-· | 6-· | 6-· |
自 由 的 鮮 花 你 們 的 名 字 (潘 球 張 華 昌 李

6-· | 6-7 | 1-1 | 7-7 | 2-1 | 7-1 6 | 3-· |
普 運 3 再 就 是 中 國 人 民 反 對 內 戰 的 旗